

赵执信游咏扬州

□ 周游

闲读《赵执信诗集笺注》(赵蔚芝/刘丰鑫笺注,黄河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),发现赵执信至少五次游历扬州地区,写过将近四十首诗。检阅《扬州历代诗词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),仅收赵执信《人日韩江归兴》《夜泊扬州》《广陵潮》和《扬州旅舍苦雨》四首诗,令人尴尬的是《人日韩江归兴》所咏韩江并非扬州邗江,而是潮州韩江。

赵执信(1662—1744年),清代著名文学家,字伸符,号秋谷,晚号诒山老人、知如老人,山东青州府益都县颜神镇(今属淄博市博山区)人。赵执信少年得志,十八岁中进士,诗名遍传天下,其作清峭孤傲,如寒梅立雪。然而,二十八岁那年,因在佟皇后丧期间看戏而被削职,从此浪迹江湖。在其众多的旅行经历中,扬州无疑是一个让他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
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秋,赵执信自山东启程南下,开启了漫游岭南的旅程。他沿昭阳湖、骆马湖泛舟而行,渡大运河、经高邮湖,首次踏入扬州地界。此次途经扬州虽停留短暂,却在舟楫辗转间留下数首佳作。

过境高邮时,赵执信挥毫写下五律《高邮》,以“不见秦淮海,烟波恨不平”开篇,直抒对北宋词宗秦观的追怀。诗中“半钩月”“覆孟城”的苍茫意象,与“柳带平阿暝,珠涵璧社清”的典故相映,既暗藏对世相的讽喻,又借楚辞招魂余韵,在秋声淅沥中完成对前贤的隔空凭吊。

夜泊江都时,赵执信所作《夜泊扬州》,以“碧波送客忽千里,明月迎秋刚二分”勾勒出运河秋夜的清冷图景。诗中“亭榭堤柳”与“烟花海云”的对照,隐现隋场帝南巡旧事。尾联“浪游莫问前朝事”的洒脱背后,实含对王朝兴衰的深沉思考,将历史涛声凝作警世余响。

行至瓜洲渡口,赵执信以排律《渡江》记录长江壮景。“波海天不极”的浩荡江流中,“舸船渴骥奔”的惊险与“烟姿媚南服”的柔美交织。诗中“逃名终泛宅”“澄清志漫论”的剖白,既显露出诗人坚守气节的心志,亦暗藏壮志难酬的怅惘,最终在“持节问岷源”的寄望里,完成了对精神源流的追溯。

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,赵执信赴常熟拜会乡试座主翁叔

元,途经扬州。同年五月,与江都名士王易(字羲文)结交。据《诒山文集·删润地学庭训序》记载,赵执信自王易处初习地理之学,获授和州孟浩天之《雪心赋》,并研读相关典籍。此交游事亦见《诒山诗集·回帆集·亡友王羲文之子携酒见过》诗注:“初订交以庚辰五月。”

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,赵执信再赴常熟吊唁翁叔元之丧,复过扬州。此行虽未载具体交游细节,然据其行踪推断,扬州仍为其南北往来重要经停之所。

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,山东连年灾荒。据《续修博山县志》记载:“甲申大饥,人相食。”赵执信被迫南下,经微山湖至山阳,泊高邮时目睹水患惨状,作《碧波行》讽谏康熙帝“连江千里号悲风,无由吹入长杨宫”。暮雨过邵伯镇后,赵执信以“清宵十里郭,留月向谁明”(《暮雨过召伯镇,泊扬州》)道尽漂泊之叹。

在扬州期间,赵执信与查嗣璫、杨中讷相会。三人小饮作别时,写下《雨中过查编修德尹嗣璫寓斋,杨编修端木中讷亦至,小饮志别二首》,其一以“廿年一樽酒,新照鬓毛斑”感慨时光荏苒,其二“悲欣付酣醉,歧路各翻飞”则以酣醉来消解悲欣,以各奔前程来结束这次重逢,既洒脱又略带无奈。

与此同时,赵执信以一首七言律诗《寄曹荔轩使君真州》寄给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。诗中“高楼临水”“帆樯鱼龙”描绘曹寅在真州仪征盐署的生活场景,“唐代精灵应有属”暗指曹寅主持刊刻《全唐诗》的丰功伟绩,尾联“解带衔杯”“收取江南”则勾勒出曹寅公务之余登高揽胜的文人雅趣。全诗以虚实相生之笔,展现曹寅兼具官员与文士的双重形象。曹寅以《和秋谷见寄韵》酬答,诗中“百城烟火”“芦雁辞秋”回应赵执信笔下的江景,“娥眉调笑”“龙腹高闲”自述处世态度,“秦邮酒”“碧山”结句更显其超脱官场的人文情怀。两诗构成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:赵执信立足扬州展开艺术想象,曹寅身处真州回以精神共鸣,折射出清代文人间“神交胜迹”的特殊交往形态。

舟行瓜洲时,赵执信所作《江上阻风》,以“截然燥湿分,倏尔往来息”影射南北民生差异。渡江示子赵逊诗中“勋业已甘充水手”(《渡江舟中示儿》)的自嘲,暗藏

对朝廷的愤懑。在《题顾黄公(先生不上船图)》诗中,更借李白“不上船”典故,痛斥清廷礼法对文人的束缚。

康熙四十五年(1706年),赵执信在扬州结识王竹村,为其诗集作序。三年后再抵扬州时,《抵扬州》以“十年重入扬州梦”的时空交错,展现文人的沧桑心境。赠老友王易诗中“繁华遗俗处,风雪闭门中”(《赠老友王羲文》),道尽寒士傲骨。困居旅舍所作《旅舍苦雨》,“窥天如坠渊”之喻折射出世路艰难,而《晴夜发舟》“布帆载得扬州月”则透出暂脱樊笼的轻快。渡江望金山时“翠袖明妆澹容与”的拟人笔法,暗含对超脱世俗的精神向往。

康熙五十九年冬至雍正二年冬(1720—1724年),赵执信携眷完成人生最后一次长途漫游。此次南行始于蒙阴沂水,途经淮安,于端午时节第五次驻足扬州城。在盐商闲置的馆舍中,他写下“门前荒草积,日夕鼓吹休”(《端午抵扬州,假寓于使院之前麓贾之馆,颇宽洁,有竹数十竿》)的暂居之喜,却又因盐官归来后的喧嚣,最终冒寒雨迁居城北僻巷。

扬州五个月的羁旅成为其创作高峰。城东吴氏园赏桂时,他与程远复“微风散杯罍,斜日袭衣襟”(《远复自江宁来,见邀城东吴氏园赏桂花》)的诗酒唱和;北郭园亭竹径深处,与王竹村“画舫清池外,红桥绿树端”(《王竹村招饮北郭园亭》)的雅集;更在恽氏荒园前发出“二十年来盛衰事”(《恽氏园》)的沧桑之叹。这段时期诞生的《氓入城行》《两使君》等现实主义诗篇,将笔锋直指“浊水污泥愁杀人”(《听人说平山堂,走笔丞长句》)的世相。

与旧友的交游贯穿始终:为亡友王易之子作“素琴挂壁空留水”(《亡友王羲文之子携酒见过》)的悼亡诗,与王炼师共勉“饥凤下依竹”(《题王炼师潮上新居》)的操守,同程远复“汶水千回却向东”(《留别远复卧病》)的别离。当盐商们“竟倚邗江咏秋暮”时,他却在《广陵潮》中冷观“骄龙昨夜吞五湖”的世态凉凉。

雍正二年(1724年)孟冬,赵执信在汜光湖畔写下“寄言休炫月中珠”(《暮行湖上》)的醒世箴言,乘薄策车北归故里。可以说,扬州成为他晚年漫游生涯的终点,亦为其诗人生涯画上苍凉句点。扬州,不仅是赵执信南北跋涉的地理节点,更承载了他从壮年漂泊至暮年归隐的岁月沧桑。这座城市的繁华与烟火,悄然融入了诗人的生命长卷……

高邮名宦左辉春

□ 毛勇

清光绪《再续高邮州志》:道光二十二年(1842),左辉春权高邮州牧。

左辉春(1802—1860),字青峙,后改名为左仁,道光戊子科(1828)举人。左辉春与曾国藩是老乡,都是湖南湘乡县(今湘潭市湘乡市)人,他比曾国藩(1811—1872)大9岁。

1842年2月,左辉春到任高邮,巡查城池,发现城墙四周损坏较多,有的城垣已坍塌一半,有的缺口达到数丈,有的缺口已经与根基持平。当时正值鸦片战争,“东夷英吉利数犯海疆,侵扰浙闽,东南告警”,到了四月份,“宝山、上海相继失守”,已经危及江南,并且江湖盗匪乘机为害乡邻,《高邮州志》:“时海氛不靖,江湖盗贼乘机伏莽为害”,《湘乡县志》:“时逆夷犯海疆,淮海盗起”。左辉春遂召集邑人商议,决定修复城墙,并操练兵勇。“修城浚隍,实心团练,书夜策马,带勇巡缉”,“练民为兵捕治之”,不久,高邮境内盗匪全部肃清,“百姓恃以无恐,邑人畏威,怀德下车”。在他的悉心治理下,高邮“讼庭不扰,闾阎外户不闭”。

修城墙时,左辉春带头捐出“廉银”(清朝发给官员的工资,用于以薪养廉),并发动富绅捐款,平民出工。将破损的城墙修复,城门一律换上新的铁门,重修了城楼。城门名称仍沿用宋朝郡守范嗣鼐所命名,东曰武宁门,西曰建义门,南曰望云门,北曰制胜门。城楼重新命名,东曰观稼楼,西曰小黄楼,南曰歌薰楼,北曰拱辰楼。还在东、北门内各建一亭,北曰“珠光”,预示着科考功名;东曰“霖汝”,寓意本县百姓希望天降甘霖,灌溉农桑。

城墙于当年七月到九月完工,“又一月而城中市河、濯衣河浚毕。又三月而南北水关、涵洞次第告成”。左辉春作《高邮州修城记》记之,感慨道:“过此以往,高垣曲浚固如金汤,飞阁丽谯上凌霄汉,不特非余昔日舟中所见之郛城,而大工大役可百世不兴矣!是在守土者之先为董率,司事者之善为奉行,亦余今日区区之心所厚望也夫!”

左辉春重视科考,在书院的正常课程以外,还“遴选文艺最优者,增甘雨亭文课”,并严格考核士子的学业。1843年,道光癸卯科乡试开考,左辉春尊赴考学子为上宾,亲自为他们集中饯行,加油鼓励,“举宾饯礼,集诸生置酒演剧”。

当年中举四人,分别是陈时升、谈人枢、李国钧、王寿同,陈时升乡试中解元(第一)。“是科中式者三人

(应是四人),陈时升为榜首,时以为佳话”。陈时升后来主持高邮珠湖书院十余年,他博通经史,工诗文,清朝文学家,著有《双梅轩文存》《双梅轩诗存》《游淮草》《游皖草》《过庭余闻》等。王寿同是高邮“二王”王念孙之孙、王引之之子,顺天榜中举,后来中进士,历官御史、湖北汉黄德道。

左辉春公务闲暇之余,常和高邮城中几位德行高尚、有地位、受尊重的老人同登文游台,饮酒吟诗,追寻苏东坡当年的流风余韵。《高邮州志》:“暇则与二三耆老,觞酒联吟,登文游台,寻苏文忠流风余韵”。

1842年12月19日,苏文忠公诞辰805周年,左辉春邀请一众同僚及乡贤,在文游台聚会,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。现文游台内仍保存有一块当年的石刻,图文并茂,形象生动,记述了当年的盛况。石刻上记载有12人,其中地方官员三位:扬河通判、安徽桐城的张用熙;高邮知州、湖南湘乡的左辉春;高邮学正、苏州吴县的蒋锡琳。高邮乡贤八位:前宿州训导宋茂初,户部主事王敬之,翰林院庶吉士高鸿飞,光禄寺典簿翼和钧,岁贡生周叙、夏昆林,候选训导周兆椿、文学生吴庆鸿;还有一位江宁布衣何泳。

《高邮州志》记载,左辉春任高邮州牧时,“捐修州署、社稷坛、育婴堂、英烈夫人祠、传公堤、养济院,建演武厅”。左辉春任知州,“未满三载,百废俱兴”。他还“延绅士纂续增州志,尤喜阐发幽潜,刻孙莘老年谱,烈女粉姐墓,岁久失修,立醵为文祭之”。

高邮州署修于1842年7月至11月,竣工后,左辉春著《重修高邮州署记》记之,并为州署大堂及门柱题写了楹联。

咸丰三年(1853),太平军动乱,左辉春奉命再次来高邮办团练,仍然和十年前一样,一呼百应,得到老百姓拥戴,“其倡仪率民,一如昔年任邮”。

左辉春“所历六县一州,皆有声”,他在睢宁、高邮、沐阳、宿迁、铜山、邳州等地做官,都有很好的政绩和官声。《高邮州志》:“光绪三年(1877),奉旨入祀高邮名宦祠”。

名宦,是明清时期朝廷对地方优秀官员考评后给予的褒奖,入选名宦要求官员任职期间有较好的政绩与百姓口碑。名宦逝后将其牌位入祀于所在州县的“名宦祠”,春秋两季,当地官员带领士绅祭祀,作为后来官员学习的榜样。

周山水蜜桃

□ 温元祥

块。不吃不知道,一吃忘不掉。那种口感,跟六十年前吃的桃子没有区别,不仅爽甜可口,而且鲜美多汁。

品尝周山水蜜桃后,最深切的感受是,原汁原味的有机农业大有作为。现在人们总感到吃的蔬菜没有过去有味了,吃的肉没有过去那么香了。我是农村人,懂得蔬菜种植和畜禽养殖还是“原汁原味”好。那种大棚里的所谓反季节蔬菜,吃起来就是没有在大自然环境下长出来的那种口感。周山水蜜桃为什么好吃?就是因为有机种植。在种植过程中,农民遵循有机农业生产规范,不使用化学合成肥料、农药、激素等,而是采用有机肥料、生物防治等方法,以保证果蔬的品质和安全性。

“原汁原味”的有机农业大有作为,周山水蜜桃前景广阔。

童年时的乡村,购物很不方便,货郎一来,我和小伙伴们会高兴得连蹦带跳,直奔过去。

货郎多数是中年或老年男人,一根扁担挑着两只竹编或柳编的箩筐,前头的一只箩筐上面搁着一只扁而方的货柜,上面罩着玻璃,玻璃下面分隔成许多小方格,陈列着发卡、木梳、线团、顶针、缝衣针、松紧带、头绳、皮筋、拉链、扣子、小圆镜、玻璃球、带气球的响哨等零零碎碎的物件,另一头的箩筐下面是换来的破烂,上面则搁着一块或方或圆的木盘,木盘里面搁了一只麦芽糖饼,糖饼直径一尺多,厚约一寸。可能是为了防粘,糖饼上面撒了一层不知什么原料的白粉。

货郎每卖一小块糖,都用一块刀形的单边有刀的铁片,沿着糖饼的边沿用小榔头往下快速一敲。这敲下的又甜又韧的糖块,放进嘴里,一咬一拉能看到长长的丝。在那贫穷的岁月里,这麦芽糖对乡村孩子极有诱感力,以至于大家都把

货郎担子

□ 夏俊山

货郎叫做“换糖的”。

听听“换糖的”是怎么吆喝的吧:“鸡毛、鸭毛、头发窝儿,换糖换针换线啦!”“废铁、旧鞋子、破布、旧塑料、牙膏壳,都好换喽!”货郎吆喝几声,便摇动手中的拨浪鼓,发出“卜咚、卜咚”的声音。听到拨浪鼓声,一些老人、主妇就会停下手头的活儿,翻出家中无法再穿的旧鞋子、旧塑料制品、旧菜刀之类的废品,以及鸡毛、鸭毛等,三三两两地围着货郎担,你要一包针,她要一筒线,或者是一个发夹、几粒纽扣。最细心的是老奶奶,平时梳头把那掉落的头发都收拢成一团,用一块破纸包起来,塞在土墙的裂缝里,货郎担来了,正好换两根缝衣针。

货郎戴一顶半旧不新的麦秸草帽,穿着对襟布衫,脚上是大针

脚方口鞋,为人和气,从不斤斤计较。他在货柜边沿刻好了尺寸,大姑娘小媳妇要买“牛筋”(一种扎头发的塑料绳)、做布鞋的松紧带,都是利用货柜边沿丈量的。至于早就惦记着麦芽糖的孩子,屋里屋外团团转,终于找到一些坏胶鞋、废铁块、“鸡肝皮”(中药名鸡内金)、牙膏壳之类的东西,兴冲冲地拿去交给货郎。货郎接过东西并不匆忙塞进箩筐,而是在手里掂量掂量,然后便用小榔头敲打铁片制作的“刀”,斫下一块麦芽糖来给孩子。

东西换得差不多了,箩筐已经装满废旧,货郎便又挑起担子,拿起拨浪鼓,向村外走去。走几步,不扶扁担的那只手便举起拨浪鼓摇一摇。拨浪鼓的两边分别系了几寸长的细麻绳,绳头有一粒小珠子。随着拨浪鼓的摇动,两颗小珠子便打在鼓两边的蒙皮上,发出“卜咚、卜咚”的响声。货郎渐渐远去,拨浪鼓的声音也越来越低,直至消失在村外。